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9



文庫11  
D 11  
9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林子伍舉

杜椒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杜知楚使人入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杜舍城外既聘。將以眾逆。杜以兵子產患之。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墾。杜欲聽命。於城

外除地為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杜令尹君欲貺寡

墾行婚禮君欲貺寡



010190548428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林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汝之家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草莽也如此辭令不滅諸鄭但正詐異耳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杜蒙欺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其

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事有

難處處直言最妙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又妙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

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

之祧杜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伍舉亦作此舉動耶請垂橐羔杜弓

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豈野合耶不然何以逆

二事牽連遂會于虢杜鄭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

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杜謂先敢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杜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杜陵也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

服齊狄杜襄二十八年寧東夏平秦杜襄二十六年城淳于杜襄

九年城杞之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

淳于杞遷都

左傳卷廿五 少昭 圍逆二 卷十六

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穆文熙曰：祁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文子所持乃長厚之道。然惟晉可以為之。若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彼驕反。是。古文反。杜。穰。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勸世妙語。只一味做。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請讀舊書而不盟。居然再先於晉。晉不得已許之。謂無策。武力不能敵。而詭為之辭。豈真仁人之心哉。目是楚益橫。而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晉之霸業衰矣。而而已。杜。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敵。故欲從。晉人許之。舊書加於牲上。不敵血經。所以不書盟。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杜。國君禮。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公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杜。言假以飾。令尹之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杜。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穆文熙曰：子圍。

左傳卷之廿一元 圍逆三 卷十六 三

驕僭州犁縱不自知亦當因人言而知委曲以正之上  
也。不能正而委身以去次也。知不出此而文過反言以  
譏人卒受。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杜

其禍下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杜  
揮也。當璧謂棄疾。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國子國  
事在昭十三年。謂圍及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

終州犁亦奪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  
何成二子樂矣。杜言以憂生事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

雖憂何害。杜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宋合左師曰：大國令  
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

從之。杜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  
孫絞而婉。杜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杜無所

孫絞而婉。杜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杜無所  
反謂之美。故曰婉。君。宋左師簡而禮。杜無所

日簡共事大。樂王鮒字而敬。杜字愛也不犯凶。子與子  
國故曰禮。家持之。杜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杜語皆附和却有至  
為無。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

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杜

也。其是之謂矣。

魏禧曰：子羽之去代憂也無幾，而以譏國子可乎。且

言當璧猶在，豈默足以容之道。

左傳經世少昭

圍逆四

卷十六

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尊盟未退

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杜時叔孫豹在樂桓子樂

王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杜難

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趯杜叔孫家臣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

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林既為國衛而露其惡則吾之罪又甚於牆雖怨季孫

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杜言帶褊，盡故裂裳。

示不相逆。○孫應鰲曰：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卒不趙行賄豹子，媾拘晉范鞅求貨，亦卒不與，真世德也。

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杜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

也。杜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杜謂不以貨免也。謀主三者，杜忠信貞

義也。有是四者，杜併義而四。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

罪，其執事不辟雍，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

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杜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

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

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

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杜不伐魯。又賞其賢，杜赦諸叔孫

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林視楚之遠，如在近境。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

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

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二國。商有姁，杜二國。周有徐

奄，杜二國。自無令王，諸侯逐，杜猶競也。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林憂恤其大者如篡弑滅亡之禍，舍棄其小者如戰伐侵

奪之，又焉用之？杜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

誰能辯也？杜治。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杜吳在東濮在

左傳經世錄 卷十六

南林若吳濮有過於楚楚之為執政者豈其顧弭兵之盟不稱兵以治其過莒之疆事楚勿

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

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林苟不為莒國社稷之大害不必亢禦之可也去煩宥

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爭盟弭兵而魯取鄆大罪也若赦有罪則莒何罪以大

侵小效尤者不可勝數何以為盟主文子固請於楚雖

日厚道非義之正也然則叔孫可執乎曰不可以諸侯

之師臨魯使服而還鄆于莒若曰以叔孫之故而赦魯

罪其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杜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

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之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杜言天

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

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林以臣之彊勝君之弱而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名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

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孺矣諸侯將往若獲

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

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名弗可久已矣楚弒靈王傳夏

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杜會罷鄭伯兼享之

子皮戒趙孟杜戒禮終趙孟賦瓠葉杜取古人不子皮

遂戒穆叔且告之杜告以趙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

左傳經世少昭叔孫豹三卷十六



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

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杜：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杜：趙孟自

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

孟為客，禮終乃宴。杜：卿會公侯宴享，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

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杜：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為芣，大國省

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穡愛也，言小國微薄猶芣，菜不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杜：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杜：皆兄弟國。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

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杜：不復見此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趙孟，故樂甚而曰吾不復此，已有亡徵焉。天王使劉定公勞趙

孟於穎。館於雜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

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杜：古傷今，頗饒風槩，開六朝後人一派。對曰：

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

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智而耄及之者，杜：八

十日耄亂也。林：言人至老，當有智識而耄亂反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

上語是此。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杜為此冬。趙叔孫歸。自

歸會。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會阜

杜叔孫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一語

家臣忍其外。杜謂欲不忍其內。杜謂日焉用之。阜曰。數

魯國忍其外。杜謂欲不忍其內。杜謂日焉用之。阜曰。數

形勢。忍其外。杜謂欲不忍其內。杜謂日焉用之。阜曰。數

月於外。杜謂叔孫勞。一旦於是庸何傷。賈古而欲贏。而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許驕反。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魏禧曰。請魯於楚。數語可畢。何用如此絮行。余嘗謂

左傳文字僖文以前文簡而味深。宣成以後事詳而

文散。蓋世遠則畧。時近則詳。畧則意含蓄。有餘必理

勝於事。詳則意發舒。殆盡必事勝於理。然而前後優

劣見矣。試看僖文以前便無此等文字。

彭家屏曰。春秋諸賢往往覘人于言語之微。能決死

生禍福而不毫髮爽也。蓋言者心之聲。心放則言放

心偷。則言偷。心之敬與肆。善與不善之間。禍福之根

也。言其末耳。是以君子致謹于末而先端其本。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吳犯之妹美

杜犯鄭大夫

公孫楚

杜子南

聘之矣公孫黑

又使強委禽焉

杜禽鴈也納採用之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

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

焉禮按此女子親擇婚之始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杜言丈夫楚先聘而黑強委禽焉辭之名

無把柄獨徐女大有識力既不貶駁子皙使之爭恨而

日抑子南夫也又不說何以為夫明明是先聘為義與

入射超乘為丈夫之事淺之淺矣乃以夫夫婦婦所謂順

左傳經世金元 卷十六

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何得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

而歸。妙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杜先聘子

南用戈子皙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

凌稚隆曰。子南先聘而子皙強之。直在子南也。子皙

囊甲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皙也。惡得謂之直鈞耶。

且子產當國而惟犯所與國政安在犯為之。兒而惟女

所擇家政安在異日者。子皙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

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

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

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彭士望曰。子南在國則

全玩一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杜即

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杜游楚之兄子大叔曰。

吉不能亢身。杜亢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

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素葛反蔡

如。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為大叔者。道合如此。杜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

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杜黑為游楚所傷疾作而不果前

年游楚所擊駟氏杜黑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魏世倣曰此子產先使吏數之曰

子產此舉幾於打死蛇矣然諸大夫殺伯有或止於快

忿而不能正國紀此子產所以乘遽至而使吏數之也

且子哲罪重子南子南放而子哲無罪伯有之亂杜在

子產失刑矣故欲及其未死以補前失伯有之亂襄三

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林

年六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杜使太史有死罪三何以堪

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妙語非子產則

如此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杜子

子為褚師相市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

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妙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林陳子哲之尸加木焉杜

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穆文熙日子哲之惡甚於子南兵兄之罪起於奪妻

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哲者蓋以子哲罪重不止

於逐又不容並逐故欲俟其再發而大為討論也

左傳經世錄 卷十六

彭家屏曰子南已聘之婦子皙強委禽焉及徐女既歸子南子皙又欲殺子南而奪之兩人之曲直不待智者而辨矣子產之賢智豈有為之模稜之理必其時其勢未可過激故委曲以俟之所謂術也迨後觀釁而動其斃子皙也如斃豚犬賢者之所為固不可測也夫○子皙前年殺伯有矣今則強納采于徐吳犯之門橐甲直入子南之室欲殺子南而奪其妻其凶暴甚矣待凶人挫凶燄不可無術子產不疾不徐而子皙授首真妙用也可以為後世處凶人之法

后子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后子秦桓公子其母曰弗去懼選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禧按母為此言景之選猶揀擇也惡人者多揀擇其過而罪之為君可知矣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其不能容弟舊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杜為梁通秦晉之道李巡註爾雅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云比其船而渡也郭云併舟為橋十里舍車杜八反之備自雍及絳歸取酬幣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酒幣○魏世倣日既已出奔猶歸秦取幣而景公不之禁又車不以自隨而使還豈鍼亦以好出而室家仍在秦耶○或曰此終事八反杜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皆浮夸之言

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  
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  
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杜即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  
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  
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  
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杜少尙當歷五年趙子血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杜蔭日景也趙孟意哀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

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林翫惕皆貪也其與

幾何五年夏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五字

寫得怕人

彭家屏曰觀后子對趙孟之言可謂明哲矣而有車  
千乘富貳于君智者固如是乎其奔晉也大享晉侯  
造舟置舍亦非亡人所宜出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后子之謂歟

中行穆子敗狄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崇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杜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什

五之什謂以二五之人足當一車也舍車而徒則我可以困彼於阨而克之舊註非困諸阨又克

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杜乘車者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杜魏舒輒斬之荀吳為

五陳以相離林制步卒為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

易於進退如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

前拒林其居前之陳名曰兩其居後之陳名曰伍其右

三傳經世鈔元

卷十六

左



名曰偏此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杜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晉中計謀于狄人... 狄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子產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他才為崇反息遂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于

反伯季曰實沈杜高辛帝魯也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

以相征討后帝杜堯也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杜商邱宋地主

辰祀辰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杜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林參水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唐人若其季世曰唐叔虞杜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劉累之等其季世曰唐叔虞杜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三傳經世少昭 臺駘 卷十六

姜方震木又作娠杜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

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

生允格臺駘杜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洺杜宣通也汾洺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杜帝顓頊沈姒蓐黃杜四國臺駘之後也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子產明理所以博物之人山川之神杜若臺駘者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崇祭也音詠之日月星辰之神杜若實沈者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世人有病不信醫而信鬼神南方尤甚讀此可解其惑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林壅謂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露羸也節宣失時則血氣集滯而肌

體羸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杜同四則生

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

相生疾杜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林卜而得吉必非同姓者矣違此二者。杜壹

取同古之所慎也。插此二句似不妥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

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

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臍未

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

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杜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

博物君子也。鍾惺曰博物君子四字只謂得實沈臺駘一段其高識在後一段學與識自是兩事甚矣晉君之喜於徵事而忽於論理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惑疾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四字說色精妙杜惑女色良臣將死。兼責大臣天命不佑

杜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杜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

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林降罷退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

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悒堙心耳乃忘平和

林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非彈之正是為煩手非聲之正是謂淫聲悒淫其心理塞其耳乃忘平和之聲君

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

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杜陰陽風雨晦明

士望曰將聲合色說妙已入微更將聲中微妙感溺絲毫寫出是化工手

降生五味杜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發為五色

杜辛色白酸色青鹹徵為五聲杜白聲商青聲角黑淫

生六疾杜淫過也滋味聲色所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杜得五過則為菑陰淫寒疾杜

過則陽淫熱疾杜熱過風淫末疾杜末四肢也雨淫腹

疾杜雨濕之晦淫惑疾杜晦夜也為晏寢明淫心疾杜

書也思慮煩女陽物凌雅隆曰陰中有而晦時淫則生

內熱惑蠱之疾杜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

其晦淫故生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鍾惺曰一部

時人自有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

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

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與而無改

焉必受其咎大議論彭士望曰此今君至於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

蠱杜文字也皿器也穀之飛亦為蠱杜穀久積則變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杜巽下艮上蠱林巽

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

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

皆同物也林言此

物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公子圍城雙櫟郊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雙櫟郊。杜黑肱圍之弟子皙也。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杜謂將弑君。而先除二

子。杜黑肱伯州犁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

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乙

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右尹子干杜王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杜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犁于郊。杜因州犁城郊而殺之。禮按州犁不奔以其素附圍也。然州犁於

圍可謂忠矣而不免於殺。真枉作小人。後世媚人以非義卒不免者皆此類也。葬王子於郊，謂之

左傳經世鈔 昭 雙櫟郊 卷十六

邲敖林楚人謂未成君為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林

舉時奉使在鄭問使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杜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

逆之杜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杜食

皆百人之餼杜百人一卒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杜謂

富強秩祿不叔向曰底旨祿以德林底致也德之德鈞

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林德厚薄均則以年齒為高

下皆公子也則以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

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干齒杜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

亦唯命杜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且臣與羈齒無乃不

可乎杜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史佚有言曰非

羈何忌杜忌敬也鍼楚靈王即位杜即圍也遠罷為令

尹遠啟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

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

往無日矣林言可具如楚之器備靈王驕汰奢侈且自

往會楚必喜其疆而不義之事必合諸侯以圖霸業我

不久矣于申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林不數年之後未能

傳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杜復以女繼少姜。禧按只三字齊之不自振亦甚矣。

於晉

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  
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  
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杜適夫人之女。及遺姑  
姊妹。杜遺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  
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

左傳經世少昭

論齊晉一

卷十六

三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杜晉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杜詔晏子受禮昏成。

杜受賓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杜不知其他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區烏侯反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林豆區釜三等之量皆登一焉。杜登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彭士望曰：齊加也。

正有感於其祖耳。山木如也。林往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

於海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杜言公重賦斂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杜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履賤踊貴。

杜踊別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煠于六反休虛喻之之。杜痛念

陳氏也。禮按一語，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

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杜晉國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

論齊晉二卷十六



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傲而公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

林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林嬖寵女家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悵憂杜

藏也悛改也林以逸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杜鼎

樂之過藏憂患之萌杜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日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杜同祖唯

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杜無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杜言必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斷日子之宅近

市湫隘囂塵杜湫下隘小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

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

市稽滑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日子近

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誦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

君故二故字與叔向語而稱之杜傳護晏子令不與張

落最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又加入論贊數語不遽接入晏子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魏世倣日晏

言一耳烏得為之掩乎然嬰肸二賢相得及晏子如晉

久矣其憂危而相歎傷情事自與趨不同乃毀之而

接公更其宅仍以宅事接之反則成矣既拜杜拜謝乃毀之而

為里室皆如其舊杜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倨在晏子仍以滑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稽本色行之耳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陸鄰名言今世士大夫其占據他人

田宅以自豐君子不犯非禮杜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

林違卜遷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彭士望曰忽又接到陳桓子上作結真神品也乃許之杜傳言齊晉之

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魏禧曰晏子叔向論二國所以衰語語切中可以為

鑒而文字以踊貴履賤四字帶出諷諫一段又從此

帶出更宅復宅一段遙接完如晉事法意離合最可

掬○或曰二人私言而不以諫君為有過自是不可

以諫豈阿容哉又按五年鄭罕虎如齊云云○彭士

望曰云云則晏子之賢可見矣

彭家屏曰民歸陳氏政在家門此即田氏代齊三卿

分晉之所由來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其謂是歟○兩

賢相與各言時事之非老成憂國心良苦矣然二臣

國卿不能救國之將亡而徒為魯女之竊嘆抑獨何哉

晉侯賜伯石州田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焉授之以策

杜賜命之書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杜子豐段之父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杜州縣田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

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

杜豹欒盈族

及欒氏

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

杜州

本屬温温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

是州與溫別杜言縣邑既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別甚多無有

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

與也彭士望曰精義之言韓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

杜文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

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

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伯石之獲親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杜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禧

按此巫臣之智愧趙文子多矣人之私謀自利作數層

曲折欺人不知不知人已見其肺肝矣○魏世七年夏

倣曰起賢者如此晉安得不卑乎則武尤賢矣

鄭子產聘于晉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林豐施鄭公

年晉以州田賜段今段曰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

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

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子產亦知其情宣子辭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

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

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

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

宣子雖有私欲宣子受之以告晉侯以與宣子宣

尚是顧名義人

子為初言。杜謂與趙文子爭州田。病有之。林以有州田為己病。以易原縣於

樂大心。杜宋大夫也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魏禧曰歸州本是投韓宣子所欲却委曲說出一段

利豐氏利鄭國道理使鄭還之有故宣子受之有名

此最善為貪人留餘地者此等處置廉讓人最不可

不知

罕虎賀晉夫人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

不朝立王。杜靈王新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

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杜云少相見。進退罪也。得問

妙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

楚何害。答得妙實是至理小人女子爭寵忌親總不明此卒為淵驅魚耳凡作大事人收拾豪傑但要

識得此意亦是機權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

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復放盧蒲癸

齊侯田於菖盧蒲癸見蒞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

能為杜夔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于公曰諾吾告

二子杜子雅子尾也彭士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林襄二

盧蒲癸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九月子雅放盧

之矣故子雅謂其不可測以此為對蒲癸于燕杜怨其

復作亂彭士望曰此輩果寬一步不得元祐初君子每主調

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欲與俱田遂止鄭伯

復田江南杜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林欲專會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杜在襄二十七年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杜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

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欲借君之威

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

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魏世微曰：晉之諸臣往往以德

之臣遂能尚德賢於當霸時臣乎？然可謂能自安。公曰：者孟明王官之役，晉知其致死，遂不出，亦此類。

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穰語齊楚多

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

難，是三殆也。彭士望曰：以三四嶽，林東嶽岱山在兗州

嶽衡山在荊州北，三塗，林山名，太行轅轅嶺陽城，杜在

北縣東，大室山，林即中嶽嵩荆山，杜在新城中南，杜在始平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杜燕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亨。杜通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士望曰：虞鄰難洗發，尤透快。晉平盡溺，惜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杜公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至今

賴之。晉有里平之難，杜里克平鄭而獲文公，是以為盟

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杜閔二年狄滅衛，僖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

豈爭諸侯，乃許楚使。陸榮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

侯授楚，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

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度日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

夫多求，莫匡其君。新論為得其情矣。○禮按：晉君既偷

則此時合當如是。若不度德量力而強爭，諸侯則使叔

宋襄齊頃之敗耳。若責以平日不能匡君，則是

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杜益：楚子遣舉，晉侯許

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

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

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杜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

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

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

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稷

隆曰：按楚子問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懼晉未必許也。日

諸侯其來乎？懼諸侯未必來也。晉稍知自強，則諸侯有

所賴而不從諸侯，不從則楚亦不能逞其志而晉方溺

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侯君自有之，是棄諸

侯以畀楚也。諸侯不從楚而誰賴哉？雖然，諸侯有托故

不會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非小國，則與國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杜會召陵之禮。楚虔弑君，猶復無所不至，而大合諸侯，不欲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可見此時禮法猶在。可以自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杜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杜其禮也。

宋爵公。故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杜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杜規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杜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杜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也。許規反布幣焉。敢謝後見。杜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姜寶日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公之墓可見吳。

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徐子為其楚子示諸侯侈椒舉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為貳已也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杜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杜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凡人越越自恃越越被識者窺破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申豐論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杜魯大夫

曰雹可禦乎

杜止

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杜陸

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

杜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

奎星朝見東方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

杜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達道其氣使不為災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

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杜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公私皆得用冰

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

杜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以除其災

杜將御至尊故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

杜公先用火出而畢賦杜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中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杜老致仕在家者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山人屬人遂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杜冰因風而以

風出杜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

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杜既不藏

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杜散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

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

氣噎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

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

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

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

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

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

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

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魏禧曰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為供喪祭耳豈知以節陰陽哉

彭家屏曰古者藏冰發冰皆有制度而使專官掌之以慎重其事可見古人用心周密調燮陰陽之術亦多端矣然末節也非本務也明洪範休徵咎徵之理正君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自然感召天和災戾不作此調燮之本也然古人尚致謹于末則務本可知申豐舍其本而專言其末則亦小之乎論事

者矣○董子曰陰氣脅陽氣陰氣暴上雨則凝結為雹焉大易以五為君位陽也四為臣位陰也魯私家日逼公室日卑此胡氏所謂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

楚子戮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凌釋隆曰按楚所以不敢窺中國者恐吳之

北圖迺今晉楚同好楚遂自為主而大會諸侯將以伐

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游皆要地也故併與之使屈申圍

會以斷吳通中國之道皆所以為伐吳計也。

宋方杜所封也。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族。林楚假大義為齊討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

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杜性不恭順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

乎。杜不肯默播於諸侯焉用之。林將戮慶封而自播揚

其惡於諸侯安用如此

昭 戮慶封一 卷十六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林使慶封自負斧鉞以徇告諸侯使以為戒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杜齊

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

林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崔慶者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

侯慶封生平有此滅崔杼罵子圍二事快人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

子面縛銜璧士袒與櫛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杜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焚其櫛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

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杜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

不違杜王之欲心民其居乎杜將有事民之不處其誰

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魏禧曰凡事最忌十分稱心予嘗謂子弟曰人作事

事事無碍便須愁着禍來處衰亂之世尤甚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作邱賦

鄭子產作邱賦

杜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

一國人謗之

彭士望曰此子產不及諸葛處曰其父死

於路

杜子國為

已為蠱尾

林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蠱之尾

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

杜鄭大夫

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可逞度不可改。作邱賦自是過舉想勢必不可改而焚書倉門之外者公私順逆異也故不恤人言必於禮詩曰禮義無愆而後可。○士望日數語誤殺王介甫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杜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杜薄也其傲猶貪作法於貪。傲將若之何。不可無此正論即勢不得已子產亦應姬在列。杜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林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林鄭偪於晉楚而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杜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若以心為制則民亦各有心豈能獨聽上哉

穆子死昭子殺豎牛

初穆子去叔孫氏。杜成十六年避及庚宗地。魯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杜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聖○彭之妖夢以重其罰。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杜深目而豸加喙。許穢反杜口象豬。○士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杜從無之。且日誌之。杜識及宣伯。杜如也。穆子之兄奔齊。杜成十年饋之。杜穆子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

之不告林不告而歸既立杜立所宿庚宗之婦人此婦

孫時猶在側耶叔獻以雉杜獻問其姓杜子也否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年豎牛五六歲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彭士望日

見先已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杜小臣也傳言有

寵林穆子以牛應長使為政杜為家政○按牛必能小

公孫明杜齊大知叔孫於齊杜與叔孫歸未逆國姜杜

仲之子明取之好親知○士望日國姜亦太故怒其子

仲孟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由杜遂遇疾焉豎牛欲

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杜欲使不可叔孫為孟鐘林

鑄鐘曰爾未際杜未與諸大饗大夫以落之杜以

既具使豎牛請日均是子也而必牛請牛示何世家

其間帝王之入弗謁杜白出命之曰杜詐命以及賓至

聞鐘聲林叔孫不知享賓牛曰孟有北婦人杜國之客

杜子明林蓋豎牛投穆子所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

而殺諸外杜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亦知孟之

可所謂不知權者欲以仲與公御萊書杜公御觀於公

除牛正在此中討消息林仲壬使牛以賜

觀于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環入示叔孫○士

望曰殺無辜之兄不能明告君父且私入不示出只兩

遊觀使牛人示庸呆已甚真豚犬也命佩之牛

得入字輕殺逐二兄可見主內外者最要命佩之牛

謂叔孫見仲而何杜如叔孫曰何為杜怪曰不見既自

見矣杜言仲已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

命召仲杜望日似楊堅召太子勇不問其故不誨其

子正是反常矣然既逐之矣疾急而召昏亂哉牛許而

不召杜洩杜叔孫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牛不食叔孫

洩殺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言求食可得無為去

辭以免禧按此語是忿叔孫不當以牛歸而寵之如

慶鄭君實深之耳若何意同土望日恨洩失此大機

會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土望日從來近密行絨

太子在寢大臣直宿乃萬世之法使寘饋于个杜東而退牛弗進則置

虛命徹杜寫器令空示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如此癡人直得餓死杜三日絕糧牛立昭子杜豹之庶子而相之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杜叔仲與南遺杜

氏家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土望日洩不去杜洩將

以路杜王所賜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

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冢卿

介次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杜謂受命於

也杜謂受命於

朝而聘於王杜在襄二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

徒實書名杜謂季孫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杜謂叔孫服

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

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杜誣叔孫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杜

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

氏杜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杜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杜無所叔孫

氏臣其子弟杜以父孟孫氏取其半焉杜復以子弟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杜簡擇二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貢於公杜國人盡屬三家以書使杜洩告於

殯杜告叔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杜皆在襄

受其書而投也杜擲之帥士而哭之杜痛叔孫叔孫子林

豎牛賂使惡杜洩者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

門杜不以壽終為鮮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

左傳經世鈔 豎牛四 卷十七 五

禮也。杜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

懼死不敢自也。杜從也既葬而行。杜善杜洩仲至自齊。仲

王聞父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

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

大庫之庭。杜攻司宮射之中目而死。中目當豎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

孫氏使亂大從。杜言其亂大至也殺適立庶。四字又披其

邑將以赦罪。杜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罪莫大

焉必速殺之。昭子不密謀以殺牛乃朝家眾而聲言曰

之耳豈亦以立我為德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杜齊魯投其首於寧風。杜齊之棘上仲尼曰叔

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杜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

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土望日後

多刑賞總之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穆文熙曰叔孫途遇婦人甚奇生子與夢符又奇然

牛竟破亂叔孫氏身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

勝者何大舛也夢兆之事此可以觀矣○又曰豎牛

之讒在春秋中惟費無極殺卻宛之事可以似之餘

皆莫如也

彭士望曰叔孫賢者一外淫遂殞身而二子殺逐可不戒哉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公如晉杜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名言彭

士望曰辨儀於禮入微世間自有此一等外修邊幅今

人常博俗人贊歎明眼人早知其少情實無成事矣今

政令在家杜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杜羈莊

懿伯也林此言昭公不奸大國之盟林奸犯元年陵虐

知禮無以守其國家種人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世上儘多此

小國利人之難種人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世上儘多此

規誨人者皆此類也

不知其私

杜不自知有私難林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

其政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杜無為公謀始

終者林此言昭公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

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杜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遠啟疆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禧按亦有猛獸將死而噬人愈甚者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

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語妙道之以訓辭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杜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闢杜別

足使以羊舌肸為司宮杜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彭士望曰對暴人初宜用滑稽以和其燥後隨宜施

能入時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林朝

圭六寸子男琮璧五寸聘圭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

享頰有璋林享頰服云獻也以為獻國所有杜云享也

禮小有述職杜諸侯大有巡功杜天子設機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林朝聘之禮有設機進爵之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

疆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機而不倚酒清人渴宴有好

貨杜宴飲以殮有陪鼎杜熟食為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杜

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杜在宣十二年言邲之役

楚無晉備以敗於邲杜在成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

之以禮重之以睦杜君臣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士望曰說備之若何誰

其重此杜言若有其人恥之可也杜謂有賢若其未有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邱隕反至

求昏而薦杜進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

士望云此段情論

士望云此段理曉



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杜武之子中

行吳杜偃之子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

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杜無子

為公族大夫韓須杜起之子受命而使矣杜年雖幼箕襄

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林韓襄起之

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皆成縣也杜成縣羊

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一人一邑皆成縣也杜成縣羊

舌四族杜銅鞮伯華叔向叔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

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杜叔向之因其十家杜

氏七羊舌氏四而九縣杜羊舌四長轂九百縣杜戎車其

此

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計遺守國者奮其武怒以報其

大恥伯華杜叔向見謀之中行伯杜中魏舒帥之其蔑不濟

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

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歸到滑稽王曰不穀

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

知而不能妙叔向敏鍊一語寫出亦厚其禮韓起反鄭

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杜奉使君鄭罕虎如齊娶時

亦老矣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

娶何也杜謂授民之主也士望曰晏子好善如此豈

能用善人子產政遠啟疆三卷十七

卷十七

敬稱之耶○禧按能用善人與沮聖正相反

魏禧曰事理情勢俱透確條理可為奏疏之法

蹇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杜

在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杜楚地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

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

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林守國曰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妙尚

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

傲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杜盛也

怒虐執使臣將以覺鼓則吳知所備矣傲邑雖羸若早

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

豈為一人妙使臣獲覺君鼓而傲邑知備以禦不虞其

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

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杜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尤妙今此行

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

次于萊山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杜皆楚界吳不可入杜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直夷反箕之山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

沈尹射待命於巢蘧啟疆待命於雩婁禮也

魏禧曰此與陰飴甥會秦伯燭之武退秦師俱辭令

妙品展喜犒齊知罃對楚子亦是善辭終不得比此

數篇者稍屬板硬只說向一邊諸篇自是生動圓滿

擒縱較活耳

彭家屏曰吳楚之為仇久矣既敗楚師又使使犒之

是激楚也且不使他人而使其弟是置其弟于虎口

也雖蹶由之才辯得免覺鼓而卒為楚所羈吳子之

所以處其弟者亦甚寡恩矣哉

子產鑄刑書

三月鄭人鑄刑書

杜鑄於鼎以叔向使詒也子產書

魏世倣曰異國寓書以規過古朋友之道曰始吾有虞於子

杜虞度也言準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

心也杜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韓昌黎原道

故誨之以忠聳杜懼也之以行教之以務杜時急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杜上公王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

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杜權移於法故

君之辟也何得言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是却流弊至此而微幸以

成之杜因危文以生爭緣弗可為也杜治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杜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杜襄三立謗政杜作邱賦制參辟杜謂用三鑄刑書將

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

日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杜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但當先禮而後刑耳豈

人之政多耶。錐刀之末杜喻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叔向多精微之論。胙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杜數。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世倣曰是子產鑄刑書之意

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杜以見箴士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穆文熙曰嚴刑足以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杜鼎藏爭辟辟即上文之有焉。火如

象之不火何為。杜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六月丙戌。鄭

三傳經世抄 昭 刑書二 卷十七 古

災杜終上文伯之言

穆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鑄刑書來叔向之譏豈其不見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鬪亂苟不申禁令何以責遵守乎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而當鄭之亂也乎

魏世倣曰叔向可謂知本之論人但知刑書可禦奸也實足以致奸後世文致之法其端肇是

華合比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杜龍於平公彭士望曰大子佐惡之

禧按父子各有寵媚之人未有不構禍者華合比曰我殺之杜欲以求柳聞

之佐必不密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杜華

襄十七年奔衛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杜合比弟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

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杜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

杜向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

於女何有三語可為殘薄親戚者之鑒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女其畏哉

杜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凌穉隆曰寺人柳所以譖右師者即伊戾譖

大子痤故智平公暗不足道左師春秋之選乃其比伊戾亦與華亥之比柳同尚清言曰宗子維城痤獨非宗子乎哉何其悖也

真德秀曰坎埋書伊戾以誣大子痤矣寺人柳又以之誣華合比區區小智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

魏世倣曰寺人伊戾用此術覆太子痤矣寺人柳復以此逐華合比平公已知前事而仍信之闇一至此乎益闇者必多疑多疑者人易使之信故最易欺○

不與戍之比而殺痤等乎何以責亥也不指其比姦而指其亡宗亦有媿於心耳

楚棄疾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杜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

杜鄭地

辭不敢見

杜不敢當國君之勞固

請見之見如見王

杜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匹

私面

杜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杜降殺以兩

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

樵樹不采蓺

林不伐嘉樹為樵不採蓺種為芻

不抽屋不强句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

杜患也

賓往來

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

林前年如



楚致女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

曰。楚辟也杜邪我衷也杜正。若何效辟。禧按八字可為求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

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杜傳言叔向知禮

魏禧曰。聖人不許以德報怨者。謂矯情屈法。以示其

厚。非謂不當容忍。必相報復也。彼以怨來。我以德往。

最足感化。愚悍若後世陸遜之於淳于式。崔暹之於

邢子才。劉仁軌之於袁異。式。斐。師德之於狄仁傑。王

且之於寇準。劉基之於李善。長夏原吉之於呂震。皆  
可為師法者

申無字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杜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

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

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闈人焉。杜有罪亡人章華宮無字執之。有司

杜王有司也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杜執無字而謁諸

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杜經營天下畧有四海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杜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有十日。杜甲至癸人有十等。杜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

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杜士謂能理庶事阜謂造

事也隸謂隸屬於吏也僚勞也謂供勞事也僕僕

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廝役所謂人之十等也馬有

圍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

執之林如此則將安所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荒

闕蒐也有亡人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杜

當大蒐其衆杜隱盜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杜

善法故能啟杜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

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妙句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

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危言杜言故夫致死焉杜人欲

取之盜有所在矣危言杜言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

未可得也橫人乃作此趣遂赦之杜赦

魏禧曰靈王赦申無宇石虎不罪姚弋仲皆是古今

奇事

魏世倣曰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禮矣楚靈從

之茅焦諫始皇亦以強辭喝之而聽楚圍秦政至凶

暴也凶暴人往往可以強直之辭氣奪之

彭家屏曰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于理勝而已無字之言理勝也故楚靈赦之義理之不存而強辭劇上謂可以氣奪也有是理乎

子產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

奇敘得突兀尤奇便覺白日鬼出。謝文游曰世俗固怕鬼然往往彼此

捏造騰播以取戲只相驚以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有一語將此種情弊寫出如見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

知所往杜襄三十年鄭人鑄刑書之歲杜在二月或魏

或帶段既死而人為是夢以神之耶夢伯有介也杜甲

而行曰王子余將殺帶也杜駟帶助子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杜公孫段及王子駟帶卒奇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奇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

孫洩及良止以撫之奇乃止杜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

為大夫使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有宗廟。吾為之歸也。子大。叔曰：公孫洩何為？杜子孔子產曰：說。

也。為身無義，以圖說。杜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

之後者以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杜民不可使知之

解說民心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彭士望曰：非子大叔

於民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晉中軍曰：伯有猶能

之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晉中軍曰：伯有猶能

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林此有生既生魄，陽

曰魂。林此既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杜物權勢，林居移

故魄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林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

神積爽而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

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

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魏禧曰：論甚精微，處法尤當。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

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杜以不能相儀乃講也習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

死也杜將死猶以為念不忘教子真可謂能補過召其大

夫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林人之有禮無禮無以立吾

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杜僖子卒時孔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杜孔子六代祖孔子年三十五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杜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及正考父林

左傳經世沙照

屬子一

卷十七

三

父何之會孫孔杜皆佐戴武宣宋君三命茲益共杜三命故

其鼎杜考父銘云一命而僂反力主再命而偃紆羽三命

而俯杜俯共於僂循墻而走杜言不亦莫余敢侮杜人

敢侮之僂共於僂是鬻於是杜言不亦莫余敢侮杜人

足不敢求多正其共也如是臧孫紘有言曰聖人有明

與上文相關其共也如是臧孫紘有言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聖人之後有明德而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杜得以必屬說與何忌杜皆

僖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或謂僖子不

授夫子以政非也魯之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說師

權豈僖子所得操耶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說師

是傲孟僖子可則傲也矣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雅小曰君子是則

師曠論石言

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

林晉魏邑之榆地有石忽作人言

晉侯問於師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馮妙杜謂有精神

不然民聽濫

林失也

也抑臣又聞之

纒折入本旨

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杜命也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廡

斯杜地名

之宮叔向曰子野

杜師曠字

之言君子哉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

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尺遂反

唯躬



是瘁。嗚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杜師曠此

言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

是宮也成

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杜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王使桓伯讓晉

周甘人

杜甘大夫襄

與晉閻嘉

杜晉閻縣大夫

爭閻田

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

杜陸渾

伐潁

杜周邑

王使詹桓伯

杜周大夫

辭於晉曰我

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杜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

土之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杜在東方

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

杜四國在南方

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杜三國在北方吾何

邇封之有。

杜我周封疆外薄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

屏周亦其廢隊是為。

杜為後世廢隊兄

豈如弁髦而因

以敝之。

杜童子垂髦始冠必以弁蓋緇布冠也故謂之弁髦既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緇布之冠永

不復杜言檇杙畧舉四先王居檇杙於四裔以禦魑魅杜言檇杙畧舉四

則三苗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允姓陰戎之祖與伯

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杜僖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

於伊杜僖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杜邑外為甸則戎焉取之

林若非惠公則戎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杜咎后稷封殖

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杜后稷修封疆殖伯父圖之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

謀主也杜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林衣服必有冠冕然

族師長然後親疎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杜晉率陰戎伐叔向謂宣子

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杜言文公雖伯未翼戴天子而

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杜宗周以

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說王有姻喪杜外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

死衣杜送反潁俘王亦使賓滑杜周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

晉人禮而歸之

屠蒯請佐尊

晉荀盈如齊逆女杜自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苦怪反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

遂酌以飲工林樂師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

謂之疾日杜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林習樂之

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林謂荀盈

何痛如之杜不聞是義而作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杜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杜職在外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杜類也物有其容杜貌也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杜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

司味二御失官而君止帶一个君字妙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

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林知氏秋

八月使荀躒杜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以說焉。

彭家屏曰屠蒯玩弄人主而意主納忠遂為滑稽之

祖後世如優孟優旃東方朔敬新磨谷那律皆其耳

孫歟

齊逐樂高氏

齊惠樂高氏。杜樂高二族皆出惠公皆著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

氏而惡之夏有告。憑空有此奇人其欲兩虎相鬪而奪其權者耶陳桓子曰子

旗。林樂施子雅之子子良。林高彊子尾之子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

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杜欲及子良醉故馳告鮑文子遂見文

子。杜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杜子良子旗則皆將飲酒桓

子曰彼雖不信。杜謂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

焉往遂伐諸門。杜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林門上畫虎故曰虎門晏平仲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四族林樂高召之無所往晏子兩遇變

陳鮑雖為善而有謀國之心樂高雖其徒曰助陳鮑

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魏世倣曰此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

鉞平與不死君難同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杜王黑齊大夫靈姑

尺不敢五月庚辰戰于稷杜祀后樂高敗又敗諸莊杜

與君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杜齊樂施高彊來奔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世倣曰晏子知齊將為

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

可強放利者不可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紆粉反利

生孽杜妖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於莒杜齊桓子召子山杜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私

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杜私具而反棘杜子山焉子

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杜子周

故更反子城子公公孫捷杜三子八年而皆益其祿凡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杜桓子以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日詩云陳錫載周杜詩大雅言文王能

行之能施也桓公是以霸杜桓公亦以公與桓子莒之

逐樂高二 卷十七

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杜穆孟姬景公母陳氏始

大

魏禧曰晏子之告桓子教其為善以自固是與於竊國之謀者也不知桓子雖有私利之心而舉動合禮以邑致公則君尊且富矣反公子則公族彊矣施貧寡則國人安矣國勢在陳無可如何而猶幸目前之有禮也使陳氏不致邑不反羣公子其能免於他日之篡乎是晏子之言似為陳氏而實所以為國陳氏不剪公室而反羣公子亦可謂之賢人然終以得國

可知天命在我亦何必剪除宗姓而後可哉如劉裕蕭道成諸人直枉作惡人取報子孫遺臭萬年而已矣

燕國與晉人言其非惡人難遊于燕國良為平而可  
可吹天命亦非衣所及便制宗族而遊于古人之

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杜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  
 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  
 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杜見新子產曰喪焉用幣  
 用幣必百兩。杜載幣用車百乘。○禧按 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林言小  
幾千人之費而不滅亡哉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

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此亦謂之縱欲。妙故知凡執私意任私見者皆欲也。豈獨財色哉。不能自克。人有意見。聞人言。心知其是。而必用已者。其私意盛。而力不能制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楚晉平公

叔向論楚克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同憾。杜。蔡近楚楚。常恨其不服順。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杜。弑父而立。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禧。按。偽。撫。叛。降。而殺之者。不可不知此。雖陽明之。于。測。頭。功。成。而。無。後。患。吾。猶。疑。之。楚王奉孫吳以討於



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

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桀為仍之會有緡叛

之故伐而克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杜暴虐甚於桀紂能無咎乎

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

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

可沒當作終振杜救助也猶言汲不可復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

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

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諸焉用之秋會于厥慙銀

謀救蔡也杜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

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以字

妙于言天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杜歲星一周十二年也王惡周矣杜元年

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

子於岡山杜蔡靈公太子申無宇曰不祥見他人之凶事尚欲避之

况身為之乎故不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

之杜悔為暴虐

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郎杜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要地也

靈王始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

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善于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

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

今賴之。杜城穀在莊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杜

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元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

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未世隨事施

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

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

左傳經世

昭為蔡公

卷十七

三

此處為書寫或印刷的模糊區域，文字難以辨認。

朝親不在外杜羈旅不在內林親今棄疾杜在外鄭丹

在內內林羈也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杜即檀伯厲公宋蕭毫實殺子游杜在

年齊渠邱實殺無知杜莊九年渠邱衛蒲戚實出獻公

杜蒲甯殖邑戚孫林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

父邑在襄十四年杜為十三年陳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蔡作亂張本

魏禧曰多名言○只說大槩利害不就棄疾說最得

之昔西伯戡黎祖伊告紂但言國事危殆一語不及

西伯真忠臣告暴君全賢臣之至道

葬鄭簡公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杜除及游氏之廟杜子大

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杜用毀曰

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穆

熙曰大叔教除徒數語委婉動人既既如是子產乃使

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杜簡公別營葬地不

辟之林遷道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簡公別營葬地不

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毀之則朝而崩杜下鄧反弗

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魏世倣日子大叔於已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杜不欲子產曰諸侯之賓

賢者耶

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子大叔知全已廟而不顧司墓之室，何其不仁。不怨也。然子產終全司墓之室，而先欲毀游氏之廟，豈未之思耶？曰：中而葬。彭士望曰：雪及牛目葬不及時。擇日日中而葬，鄭不及時。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南蒯叛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杜南遺之。子費邑宰。南蒯謂子仲。杜公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杜季氏家財。子更。杜代也。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杜帶之子小也。彭士望曰：此

等事豈可再告。人開手便差。且告之。故。杜欲出季氏以不見禮之故。季悼子之卒

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杜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以例亦加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土望曰：南

仲謀季全無實着，不過借構鬪起事耳。凡構二家，二家合面則發難之人立出無所逃矣。遂不思何以應之乎。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杜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非禮也。平子曰：

然故使昭子杜使自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媾也及此林豎牛禍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杜位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

氏訟書辭無頗禧按此舉以懼季孫可謂先聲季孫懼

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

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何其淺子

仲還及衛聞亂逃介林副而先林先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謀叛而鄉人皆知之

殊有意思或以言挑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

而君圖有人矣哉杜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南蒯枚筮

攸乎杜恤恤憂患湫愁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

之杜不指其事遇坤三三杜坤下之比三三杜坤下坎

變五爻曰黃裳元吉杜坤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惠伯之對亦陰知其謀而折吾

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信然蒯實憾平子

之無禮是以私怨叛季氏耳觀其懼而以費如齊豈有

公室之心哉則直為小人而已矣余論諸葛誕意亦如

此外疆內溫忠也杜坎險故疆坤順故溫和以率貞信

也杜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

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杜言下不共不

得其飾杜不事不善不得其極杜失外內倡和為忠率

事以信為其供養三德杜正直剛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杜非忠信善不當此卦○此當與穆且夫易不可以占

姜之筮同看凡占卜者不可不知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當讀去聲言黃裳爻平易安善之卦不可以占險也

○土望曰大易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

元下美則裳杜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元道居上

為下裳參成可筮杜參美盡備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世做曰此即前鄉人

用也其意我有園生之杞乎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

隱隱言外杞從我者子乎杜子男子之通稱言去我者鄙乎倍其

鄰杜猶者恥乎杜去我必至為人之所鄙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杜言自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杜蓋小

故平子欲使昭子逐之以自解說杜言不為季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杜言逐小生怨

魏禧曰三家真兄弟手段左袒則太重耳使昭仲聲

罪合謀討季何事不濟乃陰攝之出此下策亦當運

之衰也

彭家屏曰左傳卦占之法亦各不同有看本卦及之卦之全體者如畢萬筮仕于晉是也有看兩卦全體兼看互卦者如周史之爲陳占是也有先看動爻後看全體者如晉侯之占納王是也有全卦不變卽看卦義者如鄢陵之戰是也有五爻皆動仍看之卦全體而占彖辭者如穆姜之徙居東宮是也有畧看卦變之由而歸重于動爻者如陳文子斷崔杼之占娶棠姜是也有專看動爻者如邲之役知莊子之占楚師及南蒯欲去季氏而占遇坤之比皆是也其法與朱子啟蒙占法有同有不同者大抵古人隨事起義故占各不同後世歷世愈長爲法愈密故有一定之占而著之爲法然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哉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於州來。次于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陵尹喜杜五子大夫帥師圍徐杜吳。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  
 以為之援杜為五子大夫。雨雪。王皮冠。秦復陶杜秦所遺。翠被杜以  
 飾被豹舄杜以豹履。執鞭以出杜執鞭以教合。僕析父杜楚大夫從。右  
 尹子革杜鄭夕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杜楚始封君，與呂伋杜齊大公、  
 孫牟杜衛康叔、燮父杜晉唐叔、禽父杜周公之並事康王。  
 杜成子杜成子。四國皆有分杜珍寶。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



鼎以為分。林禹鑄九鼎三代傳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林車也以柴為車籃縷林謂

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杜以禦不祥齊王舅也。杜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昆吾常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林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

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哉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杜陳蔡不羹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杜鉞斧也秘柄也破圭王以飾斧柄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杜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

慝王出復語。彭士望曰接過脈天外奇峯左史倚相。杜楚史名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林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林少

吳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索。林八卦之說九邱。林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

焉。土望曰觸着便是有昔穆王杜穆王欲肆杜極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杜穆王乘八駿馬造父

轍馬跡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杜謀父周

所不到。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林穆王聞諫而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止是以得善終。林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三墳王曰子能乎

知之。五典之遠事倚相又安能該通其義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杜用昭也

德音。林言祈父掌甲兵悒悒然安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杜金玉取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言國之用

任如金治之器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魏世倣曰祈

隨器而制形是古之凶人賢於今之凶人也。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土望曰何

語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魏禧曰此全不見刃斬處楚子何以不食不寐吾每

於子革淳于髡之諷諫重疑焉豈亦史氏之附會與

48-12370

